

楚州十番锣鼓历史成因及渊源考

李正林

楚州十番锣鼓是在淮安盛行 200 余年的民间音乐,作为淮安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, 弄清其历史成因和渊源关系,对于进一步挖掘、传承这一民间音乐文化遗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这一文化瑰宝的来龙去脉是什么?

一、楚州十番锣鼓盛行的历史环境

5000 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青莲岗文化,象征着淮安文化的源头。她位于大运河与古淮河交汇点,有 2500 多年的建城史,历史上长期是郡、州、路、府的治所,扼漕运、盐运、河工、樵关、邮驿之机杼,经济繁荣,漕通七省,是大运河“入京孔道”,也是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城市。

到了明清,淮安成为苏北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中心,淮安城市发展进入鼎盛时期。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漕运总督府院设在淮安,下辖九县两州的淮安府署、户部所属的淮安榷关也都驻节淮安。文官武校,机构庞大,构成了淮安与扬州、苏州、杭州并称运河沿线“四大都市”。“文武厅营,星罗棋布”。明代诗人姚广孝称誉淮安“襟吴带楚客多游,壮丽东南第一州”。

漕运转谷,淮盐要埠,“热闹繁华,俨然省会”。皇室贵人、朝宗要官、文贤骚客、商贾豪众,于淮安或经过,或寓居,或做官,更有“盐、漕、河、榷”设在淮安,成为集军事前哨、文化教育、漕运枢纽、山阳医学、美食重镇等五大特色的“殷阜区”。明清淮安政治、经济的发达,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。漕运文化、科举文化、官衙文化、宗教文化、戏曲文化、养生文化、美食文化交辉相涨,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淀,使淮安大地上渗透着多元文化的基因。兴汉三杰的韩信、汉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、抗倭状元沈坤、经学大师阎若璩、中医巨擘吴鞠通、道光御先生汪廷珍、杰出怪才杂家刘鹗、扬州八怪画家边寿民、著名《笔生花》弹词作家邱心如、音乐家杨正经、戏剧家文学家黄钧宰等等,在中国历史上星光闪耀,卓而不凡。还有中国四大名著中

运指挥中心、河道治理中心、漕粮转运中心、漕船制造中心、国榷税收中心和淮北盐集散中心等就是当时淮安的名片。《光绪淮安府志》记载:“文武厅营星罗棋布……,百族聚焉……,戏游歌舞。”“诸公沉醉后,丝管彻高空”。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存在,呈现出文化多元,它的影响极其深广,也为“创于京师而盛于江浙”的“十番锣鼓”带入淮安提供了社会土壤和可能。当时凡府署官员家中贺寿、庆典、祭祀等重大活动,都要演奏“十番锣鼓”。应该说当时的社会环境因素为“楚州十番锣鼓”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。

二、楚州十番锣鼓的传承

据十番锣鼓第四代传承人周宝洪介绍,清道光年间,民间乐师孙毓卿将从京师流传而来的昆曲官廷音乐进行改造, 加进锣鼓打击乐器、各种管弦乐器,插入诗词咏唱,改创成楚州《十番锣鼓》。当年民间艺人结成的《十番锣鼓》“堂子”有许多个,以“粮安堂”、“敬安堂”、“善安堂”最为有名,淮安老百姓家有喜事时常会将其请来演奏。每年五月初一的东岳庙会则是《十番锣鼓》一年一度的盛会。这一天,各个“堂子”召集演奏艺人,由 8 人抬着一座雕刻精致的陈设乐器的木架,满悬瓔珞灯彩,善吹笙箫管笛者前导,长于琴筝瑟琶及锣鼓者于架内合奏,走街串巷,边走边演奏,最后汇集到东岳庙打擂台,声势浩大,热闹非凡。这样的鼓乐场景,到 1939 年日军占领淮安而戛然而止。

“楚州十番锣鼓”在淮安盛行了 200 余年,在新中国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获得了再生。“楚州十番锣鼓”这一文化瑰宝的来龙去脉是什么? 不将其“历史成因”搞清楚,就不能理出清晰的传承谱系。

从目前收集的有关“楚州十番锣鼓”材料情况看,“楚州十番锣鼓”有“源自宫廷”的说法;是清道光年间淮安著名曲家孙毓卿,对宫廷昆曲音乐作二度创作而始创的一种民间音乐(俗称“武昆”),支撑其说法的有“楚州十番锣鼓”第三代传承人陈宝富传于第四代传承人周宝洪收藏的两本曲谱。一是《昆曲锣鼓摘要》工尺谱手抄本一卷,传于清道光 16 年(1836 年);二是载有《金盆捞月》、《到春来》等“十番锣鼓”名曲的工尺谱手抄本复印件,据有关专家考证约为明末清初手抄本。如果仅凭“传说”和两本曲谱手抄本来证明“源自宫廷”,给人的印象既有些牵强,又缺乏说服力。要找出有力的证据,最好的路径无疑是找到相关的“人”和“物”,也就是人的传承和曲谱的来源。

1、关于“人”的传承。

从“楚州十番锣鼓”传承脉络研究来看,前 3 代传承人都是淮安本土十番锣鼓演奏堂班成员,师徒关系明确,这是可信的。目前仅有的相关论文为第四代传承人周宝洪撰写的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楚州“十番锣鼓”价值研究》,发表在安徽文学;淮阴工学院教授郑孝芬《淮安漕运文化与地方戏曲发展》;戎建邦《楚州“十番锣鼓”的研究现状和理论思考》,发表在《明日风尚》2016 年第 8 期;张伯瑜《江苏十番锣鼓的节奏分析》,发表在《音乐研究》2001 年第 3 期。这些文章对于“楚州十番锣

鼓”传承人前三代传人生活、艺术经历和社会影响等都比较一致,但都停留在第一代传承人清道光年间淮安著名曲家孙毓卿这个点。因历史更迭,“楚州十番锣鼓”沉寂了近 60 年,再向上溯源目前尚无考证资料。

从“人”的角度寻根溯源,淮安有得天独厚的名人资源。理清传承溯源,还是从淮安人文因素入手。人文因素也是楚州“十番锣鼓”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历史现象,对其传承、发展起着催化和滋养作用。历史上,明清淮安这个地方就走出去进士 410 名,在朝廷修志撰书的大有人在。经过与戏曲或音乐挂钩筛选,找出了明清时期淮安的许多音乐名人。联系《山阳县志》、《续纂山阳县志》、《重修山阳县志·客寓》、《小方壶斋丛书》、《楚州丛书》等史籍中查找人物脉络,力求找到楚州“十番锣鼓”形成的人文基因。

据《山阳县志》载·明·吴归云“尝自造五音谱,凡《国风》、《雅颂》及《白云谣》、《大风歌》,及汉唐以下乐府皆谱入琴中,审音察理,晰及毫厘,人以为神技。”山阳琴派的代表人物有乔子衡、乔子安兄弟、杨子鏞、夏一峰、凌其阵等人。乔子衡,清同治、光绪年间的淮安人,其与弟乔子安少时学艺于母,青年时又向秦维翰等古琴大师学艺,吸取众家之长,蓄意创新,《大学之道》、《良宵引》、《静观吟》、《醉鱼唱晚》、《平沙落雁》、《渔樵问答》等都是其弹奏之名曲;杨子鏞,清末淮安人,其不仅自身琴艺精湛,更以带出高徒而著称于清末的中国古琴界;夏一峰(1883 年-1963 年),字福云,淮安人,清·光绪(1895 年)12 岁的夏一峰入淮安一所道观,跟随道师学习器乐和昆曲,因其不凡的音乐才能,15 岁时被杨子鏞收为徒,以演奏《良宵引》、《静观吟》等著称于世。

清·顺治音乐家杨正经,字怀玉,少有天赋,通晓声律,曾应崇祯皇帝殿召弹琴,颇受赞赏,授内閣中书之职,得以观览执掌内府五音诸谱,专司祭祀礼乐,并被赐予汉、唐古琴各一把,出入内廷供奉。明亡后,杨正经携古琴流亡江湖,顺治年间辗转到淮安定居,“楚州十番锣鼓”的曲谱曲牌本身就是来自昆曲,这种渊源关系的存在,“源自宫廷”的说法亦在情理之中。

清·刘鹗不仅致力于研究数学、医学、水利、金石甲骨、算学等学问,以《老残游记》名闻海内外,在音乐方面也很出色。这位优秀的音乐家,不但懂琴、知乐,而且甚喜收藏古琴,其中精品就有 11 张之多。其中唐琴“九霄环佩”,据传是京剧名家、红豆馆馆主溥侗在庚子年前后,以三千大洋的代价售于刘鹗,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,为近世收藏的四大名琴之一。刘鹗还曾为他的琴师张瑞珊刊刻《十一弦馆琴谱》。在存世的刘鹗日记《乙巳日记》(1905 年)中可以找到有关刘鹗学琴的记载:

“正月十一日,晴。劳洋颂来,理《平沙流泉》一遍。

正月廿三日,阴,有小雨。谱《古琴吟》半操。二月十一日,阴。戌刻,劳洋颂来,温琴两操。

十三日,雨。劳君来,学《山中忆故人》六句。

十六日,阴。劳洋颂来,学《山中忆故人》一段,连前计三日学两段也。

三月十三日,晴。夜学《山中忆故人》一段。六月十五日,晴。劳洋颂来,温琴两段。

十七日,晴,燥热异常。《平沙落雁》温竟。廿五日,阴。温《平沙落雁》一曲。

在北京师从张瑞珊(又名瑞山、啸山、修山)学琴

八月十一日,阴。早起,张啸山来谈琴理。

十六日,晴。午前,学《良宵引》一段。

廿八日,晴。张瑞山来,学得《良宵引》一段。

九月初一日,晴。学《耕莘钓渭》一操成。

十月十二日,晴。早起,张啸山来,温《耕莘钓渭》。

十五日,阴,时有小雨。此数日,午前皆温习《良宵引》。

廿二日,晴。已刻,张瑞山来,温已学之琴。

廿四日,晴。午前学琴,午后听戏,叫天唱《四郎探母》。

廿七日,晴。午前学《高山》。

廿八日,晴。午前学《高山》。”

从刘鹗学琴日记不难看出,他那时已常温习《良宵引》之类与十番一脉相承的名曲。此外,古琴名家赵子衡(子珩),与刘鹗“为二十余年之莫逆交”。刘鹗的母亲朱太夫人精音律,继室郑氏夫人也能度曲。刘鹗《抱残守缺斋日记》中大量记载音律、音乐,提及之处有三十处之多。刘鹗大量抄写各类琴谱,挑、抹、吟、揉、按指、轮指、过弦,手法琴谱同时记录,其后刘厚泽收集《刘鹗琴谱》完好存世。

清·道光淮安剧作家黄钧宰著有传奇《十二红》、《鸳鸯印》、《呼梦么》、《双烈祠》、《金壶浪墨》等七种、剧本《碧玉楼传奇》四种,他在《金壶七班》中记述:“最奇者:‘春台’、‘德音’两戏班,仅供商家家宴,而岁需三万金”。

清·咸丰邱心如长篇弹词《笔生花》问世,此乃清代三部弹词巨著之一。

昆曲进京成为官廷音乐,昆曲发源地昆山与淮安人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徐嘉(1834-1913),字宾华,淮安人。咸丰四年,(1854)以府试第一入学,至同治九年(1870)江宁乡试中举,1903 年被选任昆曲发源地昆山教谕。

清·宣统二年(1910 年)沈步宿组建平剧研究社,占存甫创立楚城国剧研究社。

新中国解放前淮安紫宵宫住持道士吴九华精琴艺,为东岳庙十番演奏团体主要组织人。

现代的淮安人叶德均,一生从事戏曲研究,主要著作有《淮安歌谣集》、《曲品考》、《宋元明讲唱文学》等等。

2、关于曲牌曲谱传承。

如果说推断还不足以令人信服,我们再从“楚州十番锣鼓”曲牌曲谱传承中寻找答案。文史专家刘怀玉撰写的《《牡丹亭》与淮安》一文认为,汤显祖戏剧《牡丹亭》里面许多故事背景就取材于淮安。《牡丹亭》的《学堂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劝农》、《寻梦》、《冥判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、《问路》等舞台演出的本子,在当时淮安民间已流传甚广。“楚州十番锣鼓”曲牌《吊打》,出自汤显祖《牡丹亭》“硬拷”一出“折桂令”一支;《仙圆》出自汤显祖《牡丹亭》“硬拷”一出“折桂令”一支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对“楚州十番锣鼓”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。“楚州十番锣鼓”经过二度创作,具有独特的个性。

明清以来的淮安人,他们爱戏曲,好音乐,在中国音乐方面作出了历史性杰出贡献,留下了许许多多高雅而通俗的传世音乐作品。既是淮安的骄傲,也是明清时期“楚州十番锣鼓”形成的驱因。

3、关于“物”的传承。

对“楚州十番锣鼓”寻根溯源,需要在“物”的挖掘方面有所斩获,希冀从历史文献、文史堆里寻觅到相关头绪。

在淮安政协的文史资料中,刘怀玉在撰写



国家级非遗项目——十番锣鼓的演奏资料

的《清代淮安的出版业》、《牡丹亭》与淮安》两篇文章中提到《遏云阁曲谱》。这是一本成书于同治九年(1870 年)的中国第一部昆曲戏曲谱,既有对前人曲谱、选本的继承,更具有自身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特征。

王锡祺和王锡纯系弟兄俩。王锡祺(1855-1913)字寿萱,别号瘦鹤。同治 11 年(1872)18 岁考中秀才,捐刑部候补郎中。他天性开敏,工古文诗词,尤喜度曲。他家的著名“小方壶斋”,既是清代社会名流(如刘鹗、罗振玉、冒广生、段朝端、阮葵生等)经常聚会的场所,又是清代出版官私书籍刻书印刷的机构,《遏云阁曲谱》就是在“小方壶斋”印刷。王锡纯是一个遍览传奇、精通律吕的曲家,经济条件优越,“家有二三伶人”,由他编辑该书,实际上就是文人与艺人的结合。该谱收有昆曲《琵琶记》、《长生殿》、《临川四梦》及《幽閨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、时剧《思凡》、《下山》等,共 87 出折子戏的工尺谱,所选均为舞台上经常演出的昆剧曲谱,工尺谱字斜注在唱词之间,俗称“裹衣谱”。

现藏于淮安市区图书馆的《遏云阁曲谱》系光绪版,是目前所见的最早《遏云阁曲谱》版本,一套应为一函八册,每册封面有“新刻遏云阁曲谱”的题签,因页数较少,存世不多,淮安市区图书馆仅存 5 卷。

研究表明,王锡纯编辑昆曲《遏云阁曲谱》在淮安铅排出版,被音乐界称为“戏班演唱和时俗流行谱系的第一部曲谱”,王锡纯研究、收集、整理昆曲宫谱先后花了 23 年时间,《遏云阁曲谱》序系“同治九年冬月”1870 年所写,成书标明“光绪癸巳仲冬”1893 年),又请苏州昆曲名家李秀云“拍正”,其敬业精神、治学态度,令人钦佩。

对照“楚州十番锣鼓”第四代传承人周宝洪收藏的《昆曲锣鼓摘要》工尺谱手抄本,其记谱方式、唱词与《遏云阁曲谱》基本一致或相同,就可作出明确的结论:“楚州十番锣鼓”曲谱形成时间应为清同治前后,与周宝洪所考“传于清道光 16 年(1836 年)”相差不大。这样,同样可为《遏云阁曲谱》与“楚州十番锣鼓”曲谱一脉相承。

当然,《遏云阁曲谱》序中提到的《纳书楹》、《缀白裘》曲谱,成书都比《遏云阁曲谱》早。叶堂编订的《纳书楹曲谱》,乾隆六十年(1795)刊本。曲谱以唱词为主,没有说白,系清唱昆曲谱,工尺谱竖写于唱词之旁,俗称“一柱香”谱式。在淮安市区图书馆发现了《纳书楹曲谱》和《缀白裘》两套比较完整。拿周宝洪所藏《昆曲锣鼓摘要》工尺谱手抄本、载有《金盆捞月》、《到春来》等“十番锣鼓”名曲的工尺谱手抄本与《纳书楹曲谱》和《缀白裘》相较,发现曲谱曲牌基本相同处较多,板眼标注没有《遏云阁曲谱》和手抄本灵活,唱词差别较大。由此可推定,手抄本抄写时间应在《纳书楹曲谱》和《缀白裘》面世之后,“楚州十番锣鼓”曲谱也选择性地将“抄”了《纳书楹》和《缀白裘》两谱。至于板眼标注、唱词差别,就成为“楚州十番锣鼓”创新革故的佐证。

《大圣归来 2》会更好看

出名的一个好处在于,不会再为钱而犯愁。“现在有很多投资人愿意投我们,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做原创。从一个做外包的公司转型做一个完全可以做原创的公司。不靠外包养活自己,这几年也能够做自己想做的原创内容。”

目前,金大勇及其团队正在忙的事情是制作《深海》,是一部海洋题材的动画电影,讲述了具有东方色彩的爱情故事。这部电影是在《大圣归来》上映前就计划好的。

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《大圣归来 2》,金大勇透露,“目前还处于编剧阶段。《大圣归来 2》挺难做的。我们考虑的是,《大圣归来》大家比较认可,《大圣归来 2》的品质、故事结构、编剧要求会更高,怕有点拿不出手,其实压力还挺大的。”

毕竟,《大圣归来》的剧本打磨了 6 年时间,即使进入制作阶段仍在不断调整。对于《大圣归来 2》来说,剧本的要求会更高。“现在可以得到出来,如果故事有问题,观众就不会接受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扎实的故事。一些细节及相关的东西只有做好了才能推,否则也没意义。看电影光看情怀不行,还要有故事。”

关于《大圣归来 2》,金大勇给出的预期是,“还是想做一些能抓住人心的东西。故事肯定更好看,结构逻辑做得更到位一些。从制作的角度上,也会有提升,提升的会更多一些。”有媒体统计,今年在广电总局立案的西游记电影多达 13 部。对此,金大勇建议,“从开发的角度来说,还是要遵循原著,遵循吴承恩所塑造的形象,别太演绎了。说实话我不太喜欢那种满天飞的状态。做得太离谱,这东西就不好看了。我认为,越是这样的东西,开发起来越是困难,越是要慎重对待。”



“大圣是咱中国人心中的英雄”

——访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监制、执行制片人金大勇

李峰 张林 卢化福 费欣宇

那样有一种情怀,想做一个自己心中的《西游记》。

但是,做起来并不容易。首先面临的问题是,齐天大圣如何定位? 与原著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?“从一开始,我们就没有想把他做成美猴王的形象,因为从原著的角度来讲,孙悟空就是一个猴,最初他是一个妖精,做的时候就考虑到他的桀骜不驯的劲儿。大圣像我们 40 多岁的那种状态,前景不明朗,就想把我们心中的那种感觉做出来。”

但是,这毕竟是一部《西游记》主题电影,关于齐天大圣的主要性格还是要遵循原著的设定。“只不过是我们先把他平民化,相当于先把他的能力去掉,有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。中间穿插着他与江流儿的故事和感情,这是我们演绎出来的。但是齐天大圣变身之后,依然是《西游记》中美猴王的状态。”

对于江流儿的形象设定也是这样。最初江流儿是丹凤眼,就像京剧里面画出来的那样,很有中国范。但是,做出来之后,发现江流儿的这个形象太脸谱化了,没有个性。“后来调整了很多,江流儿最终的定型贴近大家心目中的一个顽劣的小孩形象。”

此外就是现实的资金问题。当时,《大圣归来》的制作公司并不大,只有 20 多个人,主要以做外包为主。外包的活本属于差不多就行了,但是一部长篇 3D 动画电影,需要的是细致和精确以及长期的坚守。对于一个面临着生

存压力的公司,不可能做到不管不顾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电影的制作中。

还好,之前所谓的“简单的工作经历”帮助了金大勇,“最初做游戏和动画是没区别的。做广告呢,基本上也是广告后期这一块,积累了一些设计以及后期制作经验。”最为重要的是认识了一些朋友,积累了一些人脉。“当时压力很大,有很多时候需要靠朋友帮你支撑着。”

后来,包括淮安在内的各路投资进来,钱的问题也基本解决了。这部被《人民日报》称为“中国动画电影十年来少有的现象级作品”,带着中年人的迷茫和情怀开始起步。

9.56 亿元票房背后的遗憾

2015 年 7 月 21 日,这一天,金大勇过了 42 岁的生日;也是在这一天,《大圣归来》的票房突破五亿元。

“十几天到 5 亿,没想到,当时排片比较低,之前很保守,觉得不赔钱就可以了。到了 5 亿,就像做梦一样。”回想起那一幕,金大勇真切地对采访团说。

此后,票房一路高歌,最终定格在 9.56 亿元,《大圣归来》打破了诸多记录。

第 30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,第 16 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,第 12 届中国动漫金龙奖最佳动画长片(金奖)、最佳动画导演、东京动画奖竞赛单元长篇动画奖……好的票房,好的口碑,让《大圣归来》拿奖拿到手软。

“其实大圣就是咱中国人心中的一个英雄。我们还开玩笑说,现在电影市场里面基本上都是美国英雄,钢铁侠、蜘蛛侠、超人……都是美国英雄,没有中国的英雄。我们做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(以下简称《大圣归来》),不能说是刻意的,其实还是中国人的情结在里面。在中国人心中,大圣就是一个英雄。”去年 12 月 8 日下午,在北京朝阳区安外北苑北湖渠酒厂国际艺术区,《大圣归来》监制、执行制片人金大勇接受了“西游逐梦 路在脚下”全媒新闻行动采访团的专访,讲述他心中的齐天大圣、《大圣归来》的遗憾以及《大圣归来 2》最新进展。

中年迷茫期的“大圣”

“中国电影诞生于 1905 年,从那个时代开始,对《西游记》的演绎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。上世纪 20 年代,中国电影界就曾掀起过改编《西游记》的热潮,至今已有几十部取材于《西游记》的影视剧呈现在不同时期的观众眼前。神魔光影之下,掩映着一代又一代的解读者在自己时代背景下的激昂与低徊、华丽与寂寞……”著名西游记文化专家蔡铁鹰先生在《淮安有部西游记》一书中写道。

对于 70 后金大勇来说,能够参与到《大圣归来》的制作源于中年的迷茫以及对《西游记》的情结。

金大勇的工作经历很简单,之前做了几年游戏,后来做了十年的广告,广告市场不是太好,年龄也大了,中年男人的危机隐约出现了。

就在这时,《大圣归来》导演田晓鹏找到他来做这部影片。“我当时有点像大圣从山里出来的状态,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。”

《大圣归来》这部影片激起了他的兴趣,“如果等几年再做,就晚了。”

对于《西游记》,金大勇像绝大多数中国人